反晉問亦大益欵七發以諷時君薄事役而隆道實云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 童曰公吳陵人 先生晉人也 童曰公河東人 晉之故宜知之 故下一有封字 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掎之 韓曰太行在澤州晉城縣一云在懷州修武縣西北掎謂掎角也○掎舉綺切 地理志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北則此山當在二州之界也孫曰漢 首陽起之 韓曰首陽山在河東蒲版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黃河迤之 韓曰黃河之源出自崑崙薤雁北徼達華陰至於德州而入於河晉地益當河之曲也迤羊氏切說文迤邪行也○迤移爾切 大陸靡之 孫曰書大陸既作漢地理志在鉅鹿縣北澤名也韓曰按通典在趙州昭慶縣即隋大陸縣地有大陸澤又云深州大陸亦在此則此

澤當在二州之界也 靡釋文云靡曼也 或巍而高或呀而淵 童曰呀張口也○呀虛加切 景霍汾澮 孫曰晉語景霍以為城汾河涑澮以為淵注曰景大也景霍謂霍太山在河東彘縣汾河涑澮四水名 以經其墝 張曰說文墝城下田也○墝如緣切 若化若遷鈞嬰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 孫曰晉侯之國 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 童曰撐袁柱也拒捍也○撐抽庚切拒音巨 聲呀鬱怒 童曰聲語不入也呷呀山深貌○呷許加切一本有焉字 若熊羆之咆 熊音雄羆音罷 哮音砰咆音庖嘷也 虎豹之嘷 音豪 終古而不去攫搏齊 張曰攫持也搏音縛 當者夫據燕狄惴怯若卵就壓 孫曰若泰山之壓累卵○就一作輒

讋失氣言也實涉切技擊節制孫曰荀子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節制之武卒不可以當桓文之制聞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兔胃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窺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為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為壯曲為老韓曰僖二十八年左氏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此云先軫言恐誤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馬是產孫曰僖二年左氏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杜預注屈晉地名生良馬土寒氣勁崖坼谷裂草木短縮鳥獸

墜匿而馬蕃馬師師犹犹（犹音詰）進溶溶沄沄輷輷轔轔（輷音雷轔音隣）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駹（駹張曰雜色也莫江切）黲然而陰（黲音掩童曰黯黑色）炳然而陽若旌旃旗幟之煌煌（幟音侈）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踲（踲張曰踲蹈也音致）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盪音蕩又它浪切）雲沸而不止羣飲源槁童曰源槁水竭）迴食野赭（張曰赭赤色者）浴川盪浪嘖（韓曰嘖鼓）靁播灑（灑所賣切）鼻也普悶切灑字音洒）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惝悅（韓曰惝怳狂貌上盧兩切本作敞下許往切）開合萬狀喜者鷸厲怒者人

連淪音倫搞奇文搞丑生絲縷知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纓童曰纓音灼亦作繁頓踏而取之踏一作踣莫不脫角裂翼呀嚇甬鬲童曰呀張口嚇怒也亦云口拒人○呀虛加切嚇音赫復就鑾切鑾力充切莫保龍籍具糅五味糅雜也艾救切具一作甘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魦魚鱨魚鮪魚鯉魚鱷魚鱧魚之瑣屑蔑裂者魦音沙鱨音常鮪音洧鯉音里鱷音偃鱧音禮魴音防鱮音敘上聲義並見設漁者對智伯注鱨一作鯧音緇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饜飫腥膏鳥鹵聞鱣炙之美則掩

鼻蹙額阿葛切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猗氏縣屬河中即河中兩池也○猗於宜切音寶之大者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塍畦畹之交錯輪囷猗於宜切囷稛中畦又云田五十畝曰畦三十畝曰畹○塍音乘畹音宛若稼若圃敞兮勻勻渙兮鱗鱗遷漪紛屬遷力紙切漪音彌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釃流釃山宜切又所

滮 孫曰滮白也滮大水貌太白山名在扶風○滮古了切滮弋治切 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驫牛馬之運 驫與驟同 西出秦隴南過樊鄧 韓曰樊即樊城縣今襄州臨漢縣也鄧即鄧州也 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 孫曰書潤下作鹹 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 孫曰征稅也 其賚天下也 賚利也 與海分功 孫曰與海鹽分功也 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 孫曰成七年左氏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鄶瞿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韓獻子曰山澤林鹽國之寶也近寶公室乃貧說文鹽河東鹽池表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總百一十六里 豈謂是耶雖然

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於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於音烏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儆居引切故其人至於今憂思而畏禍孫曰詩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補注易繫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晏本去裳字故其人至於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茂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一有凡字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闕張曰分謂分守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
厥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蓋與為戚生平嚮
慕毀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為謗藪澤
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謫遇揖目動聞言心惕時
行草野不知何適獨何劣耶觀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
英 童曰翹高也 推類援朋疊足天庭魁礨恢張 孫曰漢書鄧
有大儒魁壘之士魁壘壯貌
魁口賄切礨音磊張一作能 羣驅連行奇謀高論左右
抗聲出入翕忽擁門填扃一言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

騄耳之得康莊也 孫曰列子周穆王命駕八駿之乘左服驊騮而右騄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釋言云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康莊大道也義字晏本作蟻史記作犧 逐奔星先飄風而跋驢不出泥滓黃鐘元間之聲清廟也 孫曰國語有六間无間大呂二間夾鐘三間中呂四間林鍾五間南呂六間應鍾 鏗天地動神祇而鳴鳴咬咬 孫曰史記李斯曰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鳴鳴真秦之聲也鳴鳴當是秦曲名咬哇邪聲○咬五巧切哇於佳切又烏瓜切 不入里耳 孫曰莊子大聲不入於里耳 西子毛嬙之蹈後宮也 孫曰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莊子曰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毛嬙蓋越王嬖姬 皦朝日煥浮雲而無鹽逐於鄉里 孫曰列女傳無鹽齊女 蛟龍之騰

童曰廋馬含音究顙寫曇切駒音拘曰若是何哉曰凡為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為律以勑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闢浮圖有師道少而病闢日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輿曳孫曰扶服與匍匐同未嘗及人側匿愧恐殊甚一無殊字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倀倀無所師童曰倀倀無見貌音良切又獨立也音棖師盥濯之童曰盥濯澡也盥古緩切古玩切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驅被以其衣藁以其旗怵惕疾視引且翼之孫曰詩以引以翼

吾刺史者於是衆韋駒上堂燥土大廡下張曰廡堂下周屋音武薦之席縻之絲浴剔蚤鬋孫曰禮記桑髦馬不蚤鬋蚤謂除爪也鬋謂鬋鬣也韓曰蚤音爪鬋子淺切莊子為天子之諸御不爪不剪刮惡除溼刮古刹切垩以雕胡孫曰垩雕胡草名菰也○垩音壯秣以香萁童曰秣飼馬也萁音基錯貝鱗纕張曰纕馬腹帶音襄鑾金文羈絡以和鈴孫曰左氏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注和在衡鈴在旂纓以朱綏韓曰綏纓也儒佳切纓音嬰或膏其鬣音獵或劘其脽韓曰劘削也音尻音誰御夫盡飾然後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音沂幢旗前羅韓曰說文幢旌屬周禮鳥隼為旗○幢傳江切旗音與杠蓋後隨童曰杠旗

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無耳今朝廷洎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羣談角智列坐爭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丱角羈貫（童曰丱束髮也古患切）排厠鱗征一位輒缺百事交并駢倚（駢蒲眠切）懸足曾不得逞（丑郢切）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豈躄足涎顙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釂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諭之矣拱揖而旋為先生病焉

而蝎中張曰蝎音曷木虫也蟲非螯蠚音歇者草腐而螢飛腐爛也音輔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齧倪結切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矣原田張曰墾耕治也音懇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墓以送死窾空也音款而又穴為偃溲童曰偃涸也溺謂之溲音蒐○偃一作匽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洫劉曰墝埆也音烽燧音遂革金以鎔陶甄琢

磨 戰 居 延 切 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 悴 情 醉 切 倖 倖衝衝 倖 音 倖 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 人下有之一字 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乎以吾言為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

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為之元氣寒而暑
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
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
有怒乎天地大果蓏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
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
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
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
癰痔草木耶

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三旌之貴萬鍾之禄處之咸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為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耶唯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邪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

施則其人曰道竟何為邪任人而已法小施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已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

余曰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始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于茂木飲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郛求蔭於華壤飽於饘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郛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郛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馬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馬雖在

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幸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預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為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濉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為濤也流之泝洄不能峭為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

也彼行乎江漢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黮然沈亦天也阽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

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漢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天形恒圓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天果狹於勢邪答曰天形恒圓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于卑小一乘其勢于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

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耳問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乎安所寓其數耶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為體也不妨乎物而為用也恒資乎有必依乎物而後形焉今為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為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

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曰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狌犬鼠之目庸謂晦為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麤麤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耶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歷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

塞雁之嘆猶或相乳韓吏部喜而序其事以見斯人無慈幼之恩鶻能縱鳥柳子從之而為之說以見斯人多害物之忍是數子皆有激而云韓曰退之誌公墓謂子厚既退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厄於窮裔觀公此說必有當途者資子厚之氣力而不知報其篇末意昭然

○鶻胡骨切

有鶻曰鶻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燠熱氣乙六切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跋焉縱之童曰浮圖之跋塔之最高處○跋丘

弭去智二切 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西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 張曰翮羽莖也下革反 是固無號位爵禄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轂卵 韓曰鳥子生而須哺曰轂自食曰鷇口轂古候切 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 攫字下一有博字 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飢唯旦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

得也孰若鶴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飢

祀朝日說

韓曰公時為監察御史作禮記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補注曰唐二分朝日夕月於國城東西各用方色牆朝音潮下同其條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朝音昭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

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孫曰詩雨無正之文）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㬎襄叔向夕（韓曰國語平公射鴈不死使㬎襄捣之失公怒將殺之叔向聞之夕以諫平公乃趣赦之注㬎内㬎襄名也聞之夕至於朝也孫曰昭十二年左氏楚子次于乾谿祈父從右尹子革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孫曰史記齊簡公四年初簡公與父陽生）齊之亂子我夕（孫曰王見之注子革鄭丹夕莫見也）

之在魯也關正有寵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御鞅言諸簡公曰田鼂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注

閒止子我也

夕省事也 趙文子謦其椽張老夕 韓曰國語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謦之張老夕為而見之謦盧紅切 智襄子為室美士笏夕 韓曰國語襄子為室美士笏夕馬注襄子智伯瑤也士笏智伯家臣笏反滑切 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 韓曰漢官儀故事黃門郎每日暮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益即今之給事中云 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 孫曰周禮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朝日以五采則夕月以三采可知鄭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小采夕月與太史同載糾慶天刑 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是矣 一無其類字 又加祀焉益不學者為之也僚曰欲子

於遠切瘭音漏癘音厲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盍之乎若汝也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孫曰汪然涕貌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鬻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

然而卧施施氏反謹食之食音飤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益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韓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

馬

禡說

黃曰子貢觀蜡歡一國之人皆狂孔子以文武弛張之道辭而闢之言若可已而不可已也子厚蜡說謂名存實隱欲舉而去之是豈知孔子意乎且其說曰水旱蟲蝗癘疫可以默神暴眊昏貪罷弱可以責人要其言欲歸重於人之罰輕神之責是矣然又有致雨反風去蝗與虎者為出於偶然堯湯水旱非人之罪處人事於不可信又孰不委於天而盡廢人事耶禡音乍或從出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禡 孫曰禡祭名也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禮

盍兩切怳許兩切憾怳驚貌 寞寞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為心也一無心字必有道而已矣非於神也蓋於人也以其誕漫憾怳寞寞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哉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於人者何也子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一無上十字豈非神之為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眡乎昏貪乎罷弱乎罷音疲下同非神之為耶故其罰

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洁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遊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為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極生人之道（極一作極）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至道而遊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為復也此以退子路蕭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

有其材以為其桴（一作以為桴無其字）而遊息於海其聖人乎于謂顧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幾之說（追一作追）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歟者當是歎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廣異聞且使遯世者得吾言以為學其於無悶也捷焉而已矣（捷一作捷）

說車贈楊誨之

韓曰誨之楊憑之子也憑自京兆尹貶臨賀尉臨賀在嶺南屬賀州公時在永誨之道永之賀

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衆車之說澤而杼山而侳 重曰考工記凡為輪行澤欲杼行山欲侳注杼謂削薄其踐地者侳上下等○杼直呂切上而輕下而軒且曳 韓曰禮記祥車曠旜龍首而龜蛇曳其輪○祥音致 祥而曠左 韓曰禮記祥車曠旜之乘車也 輕而長轂以載九孫曰革車謂革車左氏曰長轂百注長轂戎車也○轂音穀 巢焉而以望 韓曰兵高望敵也成十六年左氏楚子登巢車以望晉師○巢本作轈省文云軒車加巢以 安以愛老 韓曰安安車也禮記大夫七十而致仕乘安車自稱曰老夫孫曰漢武帝以安車迎枚乘 輜以蔽內 張曰輜說前衣車後也字林載衣物車後皆蔽若今庫車○輜音菑 垂綏而以畋 劉曰禮記武車綏旌

○絞宣佳切　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於庭　韓曰周官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王路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旒音流　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　韓曰大車之箱也詩疏車內容物之處為箱　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　音逐　捐而固者叅　韓曰捐戟持也叅當為入矛中者也○捐音肩拘玉切叅音爪　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轅　韓曰考工記注謂轅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撓也轅音表　卻暑與雨者叅　張曰考工記輪人為叅注叅主為蓋雨設也　敬而可伏者軾　韓曰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音式　服而制者馬

修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令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儻也
（重曰若汝也儻偶也○儻郎計切）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
講室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翛翛也（翛音霄）翛
因取裘反之化為白龍祠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
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嫡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
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

（韓曰吳子即吳武陵）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歟為物者裁而為之歟余固以為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勃怒衝涌（勃蒲沒切）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為人拳然為禽獸舒為林木嵑嶭（嵑丘葛二切嶭魚列牙嵑或作嵒）為宮室（童曰嵑嶭山高貌上苦曷卓音斫）誰其搏而斲之者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召竅穴（竅一作竂）與夫草木之儻偶也無裁而為之者（一無之字）又何獨疑茲膚之奇詭（古委切）與紛羅雕範（範披巳切）剉芒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

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差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權褒貶黜陟為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以仁義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逐其聲而毀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瞽禍賊僻邪童曰瞽目不明也瞽音務又莫候切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多清明冲淳一無恒字不為害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徵之猶無以為告今子不是病而木

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
捽搏挽裂而食之 韋曰說文捽持頭髮也昨沒切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

韓曰晉王嘉拾遺記八駿之名一曰絕地二曰飆羽三曰奔霄四曰越影五曰踰輝六曰超光七曰騰霧八曰挾翼圖必本諸此云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 韓曰列子云周穆王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騏驎而左騄耳右騶赤驥而左白義次車之乘右服渠黃

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孫曰姓郭號橐駝駝駝馬類也背肉似橐故以名之與曰事有可觸類而長者聞解牛得養生問鑄金得鑄人為天下之道與牧馬何異牧民之道以牧羊而知橐駝能作也○橐

音託駝
徒何切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瘻
韓曰釋文瘻傴疾也○瘻隴主切
隆然伏行
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
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
豪下一有家字
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
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
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
使木壽且孳也
韓曰乳化曰孳孳音字又津之切○一有以字能順木之天以

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嘻一作喜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一有也字

童區寄傳

韓曰其文曰桂部從事為余言之當在柳州作補注東坡有劉醜厥詩云曰此可名區寄追配椰之莞恨我非柳擊節為爾謠謂此子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必一作以自毀齒已上猱曰說文男八月齒生女七月齒生七歲而齠齠亂毀齒也父兄鬻賣鬻音育以覬其利不足則取他室束縛鉗桔之猱曰鉗者以鐵束之桔手械○鉗其

庵切桔姑沃切至有鬚鬣者孫曰鬣長鬚也音獵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之弱者之小也漢官因以為已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賊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孫曰周士貞元十七年進士元和中從事桂管第為余言之童寄者郴州羌牧兒也行牧且羌童曰羌稱薪也舊注南越中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墟所賣之謂野市曰墟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臥植

聞於官墟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剌史顏証奇之（童曰証果卿之孫元和初為桂管剌史觀察使。証音征又之刃切）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韓曰戰國策燕太子丹欲以匕首刺秦王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為荊軻副而往史記作舞陽）而討殺二豪宣可近耶

梓人傳

（韓曰公嵗託物以寓意端為佐天子相天下進退人才者設也黃曰王承福杇者而得傳於韓

楊潛梓人而得傳於柳又曰梓人傳意大抵出於孟子孟子言為巨室必使工師求大木是何異於梓人所謂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否者乎孟子言教王人雕琢則圯謂由我則固不由我之為非是何異於梓人所不奪於主人之牽制者乎

裴封叔之第 孫曰名瑾公之婿夫 在光德里有梓人欹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 童曰說文隙阬塞也當作隊寫轉作隙去逆切詳注第九卷 所職尋引規矩繩墨 孫曰尋八尺引十丈尋引所以度長短也 家不居隳斷之器 隳音卓 隳音斷 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

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衍能童曰衍行且貴也音縣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

傳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衙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

韓曰听听然笑也魚隱切

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倘或

周禮考工記之文　今詡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

韓昌黎白謂歌詩類李白而赤其名狂士也其所褒可知黃曰司馬長卿名相如以名慕藺相如者也不效其全璧之高風而佞詭之辭有藺氏所不為半僧獨字思黯以字慕汲黯者也不效其好諛之高節而市人之行有汲直所不逮李太白以神仙風姿布衣入翰苑使高力士脫靴韓眼空四海而李赤感於妖鬼以世為涸以涸為帝居清都白固如是耶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游宣州州人館之一本無州字其友與俱游者有姻

馬問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
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
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易音亦取絳雪餌之赤不
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猱曰經縊也脰項也音豆
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
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
書幞而圓封之童曰卧不闔口曰幞音展又左展女箭二切又為書博封之
訖如廁久一有而字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倒視

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脩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矣又何暇赤之笑哉 補主東坡有李木詩并題後云

蝂蜄傳

黃曰多藏必厚亡財多必害己古人所歎子厚知此其憎王孫則為其竊食自賈也其招海賈則為其以利易生也腰千金以甘溺所以哀零陵之氓貪重負以至死所以閔蝂蜄之蟲戒之深矣然規權逐私辛陷黨籍將言之不能行歟抑其及禍而後悔歟又曰橐駝善負愈重而後